



湮没在历史烟云里的血色往事

秦 淮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全面转向了战略反攻，全国各大战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而在皖西舒六霍三县交界的大别山麓，却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阶段。国共双方的武装力量在这片崇山峻岭、村镇庄户间进行着殊死较量，当地人叫做“拉锯战”。

激战小黄岭

七十三年前的初春，舒城县的黄沙冲群山巍峨，逶迤连绵，高海拔的山区春意料峭。这年的映山红盛开得比往年都早，远远望去像血一样的火红。黄沙冲纵深有十几华里，小黄岭小黄岭是最高峰，西可到霍山县的真龙地、杨三寨，北可达六安的东西筭、毛坦厂。世世代代分水为界，就是在这人烟罕迹的山头上，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惨烈战斗，遗憾的是《皖西革命史》和其他文献都无从查找和记录，我们现在暂将其称之为“小黄岭战斗”。

那是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一个傍晚，一支共产党的队伍经过长途跋涉，秘密地来到了黄沙冲小黄岭的山脚下，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再往上走就没有人烟了。这支部队看上去服装不统一，还有背着土枪、火铳的，也有几位穿着军装的人，其中一个人高个子左肩右斜挎着一把驳壳枪，标准的“八路军”派头。眼看天色将晚，只得宿营在此，准备第二天起早翻山经过真龙地（也称九丫树），据说是参加围剿杨三寨土匪据点的行动。

大山里的人很少见到山外的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长枪短枪，说话和蔼，很像当年的红军队伍，村民们纷纷开门相迎，支火烧水泡茶。山里人就讲究个以茶待客。大伙儿还拿出自家种植的玉米粒，铁锅烧热，炒得噼里啪啦，香气四溢。当地人叫做：“六谷花子”，分发给战士们充饥。然而，危机像一张黑黝黝的大网，慢慢吞噬过来。

至今无人知晓，当初是谁走漏了风声，是谁向反动派提供的情报。国民党组织了一支强悍的武装，携带着轻重武器弹药，正规军还配有六〇炮，不走大路顺着山脚，连夜到达小黄岭岗头上，挖了战壕掩体，占据了制高点。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晨雾弥漫。我方部队人员集结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山顶前进。突然一声凄厉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接着枪声炮声响起一片。我方队伍在猝不及防被打压后，只见几位穿黄布军服打绑腿的干部，迅速隐蔽在大树后面，操着山东口音高喊：大家莫慌，先卧倒！他们马上将区中队和基干民兵集合起来，子弹推上膛，手榴弹打开保险盖，组成了各个战斗单元，靠着茂密的树丛和岩石的掩护，一步一步向山顶迂回。

原来这几位精练的穿黄布军服的人，是去年也就是四七年十月刘邓大军陈锡联司令员的三纵，在张家店吃掉了国民党八十八师以后，继续转战时临行前，特地为地方武装留下的战斗骨干，革命火种。他们都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老革命，是血战汝河高喊“两军相逢勇者胜”冲杀过来的虎将。

据现今七十多岁的黄沙村村民曹振荣说：当时兵荒马乱，我们庄子为了跑反（躲避战乱和匪祸）在小黄岭山洼处搭了一间巴王棚，那天枪炮一响，庄子里的妇孺老少都挤在大棚子里头，的要死。一发炮弹轰的一声炸过来，差点把棚子掀掉，我就是打仗那天在巴王棚出世的。



小黄岭打仗持续了整整一天，当时的惨烈场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还原了。最后的战况是：我方指战员在小黄岭遇险，后退面临全军覆没，冲杀尚有一线生机，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创造了在武器装备极端劣势的情形下，仰攻突围成功的范例，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打完仗的第二天，庄子上又 came 了一帮当时政府的人，为他们被打死的人收尸，就掩埋在庄子后面的大竹园里，其中一具尸体，这帮人还强行向曹振荣的祖父征用了一副棺材收殓，可真是个敌军头头，后来竹园挂埋葬的人被移走了，去向不明。

已经第三天，山里的老百姓从惊恐中缓过神来，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作。家住东石筭唐家圩子的董家明，是个挖匠，就会挖木勺子做圆木的手艺人。一早，他挑着工具箱沿着山路向小黄岭村庄走去。当来到还弥漫着硝烟味的战场，老董突然看见山坡上零星躺着四五具遗体，从穿着上看应该是共产党部队的人。他克制住恐惧的心情，山里的人都知道亡者为大，入土为安，连忙跑到村庄，喊来几个胆大的村民，带上铁铲，将这几位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其中一位汉子小声地说：“董师傅，你不喊我们也是要来的，昨夜里来了农会的地下党，委托我们把事后办一下，看看这些没名没姓的当兵的，他们也是父母生养的，闹革命打江山就是拼命啊！”

董家明清楚地记得，靠路边坎子上倒下的人是胸部中弹，嘴里还包着来不及咽下的六谷花子（炒玉米）。

血溅摩云庵

小黄岭战斗后，东石筭的深山古寺摩云庵悄悄驻进了一批伤病员。

东石筭，因一石突兀高耸云天而得名，距毛坦厂镇有二十多华里路程，仅有一条山路蜿蜒通向山外。摩云庵，位于东石筭巨西北侧，整体建筑分大佛殿和寮舍两个区域，大雄宝殿的西侧室为百子堂，是一座以人物与景致组成的大型群体雕塑。曾经香火鼎盛，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当时已被用于私塾学堂，一位姓郑的先生在此教书谋生，郑先生是个干瘦的中年人，自称是太行山人民，来东石筭已三年有余，一手毛笔字写得颜筋柳骨，对人和善可亲，附近的学生孩童都喜欢他。

原来这十余人都是小黄岭战斗撤下来的我方的伤员人员，轻伤员用担架抬着重伤员，住进寺庙的寮舍里，全是打地铺自己照料自己，穿着黄布军服的大个子左胳膊打着绷带，整天背着一支驳壳枪，牛皮枪套油光锃亮，还有两支三八大盖步枪作为护身，为了在那个残酷的环境生存下来，他们基本上不和外界接触，买米买盐也是穿便装到毛坦厂去挑，只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大个子才和教私塾的郑先生说上几句话。



转眼过了一个多月，山区的宁静让人有些窒息，这天大庙里的伤兵，有两个伤情好转的，带着弯刀到山上砍柴去了。

天还没亮，从毛坦厂方向进山巡逻的反动民团的喽 们向东石筭的方向走来，领头的是个大麻子，很胖，累的呼哧呼哧的，过河时把鞋弄湿了，不想再往前走了，准备调头回毛坦厂，他看见铁柱湾有个人在锄六谷（玉米）草，就喊道：“老表，上面可有什么情况？”

这个当地人戴顶破草帽背对着他们没说一句，停了一会，抬手指了指摩云庵方向，大麻子一下子警觉起来，马上派人急急忙忙返回毛坦厂，把民团还乡队的老底子都搬过来，气势汹汹扑向摩云庵。

据八十多岁邵姓老人回忆，那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上十岁了，已经能干活了，突然来了大批国民党的部队，每个人胳膊上都缠着白毛巾，带来的小钢炮（六〇炮）不管不问，就把我家山墙掏了个洞，炮筒瞄向山上，有个人用枪指着我说：“你就是新四军！”我吓的腿都软了，爸爸妈妈赶紧跑过来说：“这是我家小孩，这是我家小孩。”

本来还乡队准备偷袭的，大庙里的大个子军人一看屋顶都是黑压压的人，情况万分危急，掏出驳壳枪，瞄准屋顶就是一枪，一个人应声摔了下来，这一枪就是向山上砍柴的同志报警的，还乡队一看偷袭不成，瞬间纷纷开火。

还乡队大麻子厉声喝道：“庙里教书的带着孩子们赶快滚！枪子不长眼！”只见郑先生带着学生们跑出学堂，把学生们遣散回每个人的家，郑先生不知什么原因，浑身抖个不停，眼里还含着泪水。



长眠木鱼山

摩云庵惨案过后，当地村民只能将几位牺牲的战士简单掩埋在摩云庵背后的山洼里，摩云庵自此走向破败，上世纪六十年代因成危房而彻底

拆除，如今再也寻不到任何遗物。

解放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转眼来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东石筭大队的东石筭小学，书声琅琅。董家皋老师每年的清明节都心事重重，他想起堂哥董家明谈过的小黄岭战斗掩埋烈士的事情，加之当年打仗时董老师已经八岁了，亲眼目睹我部队撤下来的情景，抬担架的，搀扶着的，一步一步向毛坦厂方向蹒跚而行。

董家皋当即决定将小黄岭战斗无名烈士迁移到东石筭来安葬，让全校师生清明祭扫不再跑远路，大家都非常支持。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组织了何国新，董光林以及几位社员，携带已经钉好并铺上红布的木匣子、来到当年战场的路边，怀着崇敬的心情，收殓了那一位牺牲时嘴里含着六谷花子的烈士的遗骸，其中有两枚尚未腐烂的军装纽扣，纽扣正中是五角星的标志。董光林老师勘察了地形，认为东石筭主峰的西南方木鱼山位置最好，木鱼山西边原来有一座寺庙，名称“摩云庵”，曾经香火鼎盛。安葬时大家做了个坟包，又从附近抬来大石头垒了个拜台，随着清脆的鞭炮声响起，静谧的树林里的惊起无数山雀，在天空盘旋萦绕，仿佛在召唤逝去的魂灵……

据东石筭四八年出生的董光胜回忆，当年在摩云庵大庙里牺牲的烈士，农会和我党干部经过辨认，埋下的有名字的曾经立过木牌，解放后山东曾来人寻亲，是一位姓何的当地人帮山东来人上山迁移的，带烈士回家了。

如今，东石筭小学几经迁移，最后被合并取消，东石筭也已建成名闻遐迩的国家级风景区，游人如织，欢歌笑语。而静卧在木鱼山坡上的无名烈士墓冢，近年来却无人问津，树高草密，几乎难以寻找。但是，有些人没有忘记，有些事不会被忘记。当年在烈士墓前祭奠的学生们就已经被植入红色基因，如薛先成、朱文建等坚持奔走呼吁，口口相传当年的英雄故事；东石筭村年轻女支书汪昌华，提议七一党员活动日就上木鱼山，烈士墓前重温入党誓词；退伍老兵秦淮自发搜集采访，抢救挖掘宝贵的红色资源，多次形成文字、图片、录音等第一手资料；东石筭风景区负责人杨正琦亲临现场，带领党员职工将烈士的坟冢清理出来，并按程序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呈报，力争将其打造成公园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毛坦厂镇党委镇政府也正倾心关注……

“红遍舒六霍，黎明前夜抛头颅；血洒小黄岭，吾辈到此叹佚名”。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回首来路，岁月峥嵘，湮没在历史烟云里的血色往事将被后人永远铭记！长眠在皖西热土上的无名烈士永垂不朽！



一份三十八年前的申请

赵先林

今年6月初，我因工作需要到洪集镇调研，镇上年轻的刘书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非常熟悉当地的山水水水和人事。交谈中，他向我展示了他微信里的一份收藏——一份38年前的申请书。申请书是用蓝色钢笔水在一张白纸上书写的，经过长久的岁月沧桑，字迹已经褪色，但依然清晰可以辨认。这份申请书的申请人叫李保堂，一名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他在一个国有林场当林管员。申请事由：因为本人长期患肺结核，医治无效，命在旦夕。为使自己死后不被软埋（无钱制棺木遗体直接埋入泥土中），向人民政府申请砍伐一棵板栗树做棺材用。申请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万般无奈和殷切恳求，落款时间是：1983年6月14日。洪集公社王楼生产大队和洪集公社革命委员会签字证明的时间是6月16日，公社革委会主任徐彦选同意签字时间也是6月16日。乍一看这份申请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

个经济落后、贫困人口众多的大别山区的偏远农村，在一个交通困难、信息闭塞的国有林场，有这么一个林管员身患重病，还呕心沥血地看护着大片的枫树、栎木、板栗等林木，少说也有几百亩。但却因无力购买一口棺材而向党和政府申请砍伐一棵树，或许他可以很轻易地、神不知鬼不觉地砍伐一棵树供自己使用，但是他却不那么做。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共产党员的品格。一个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严于律己的老共产党员仿佛就站在我们的眼前。透过申请书，我仿佛看到他拖着孱弱的身子，昼夜行走在茫茫林海，看护着他心爱的林子，呵护着林场中每一棵树的安全。他知道，这是国家的财产，一棵树也动不得，一个枝丫也砍不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行，这是一个复员退伍军人的坚守，这是一个林管官员的职业道德！所以，在他生命垂危之时，他怀着会被软埋的恐惧，向组织提出最后的申请——批

给他一棵树做棺材！我想，在他心里绝对没有过偷伐一棵树的念想。时刻不忘的是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不忘的是他作为一个林管员的职责。看看当下一些贪官污吏，一些靠山吃山的硕鼠，这位身患重病的小小的林管员，他的大公无私精神不值得继承和发扬吗？一个人的思想觉悟，在关键时刻才显示出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在这份申请里，我们也看到从生产大队（现在的村）到公社（现在的乡镇）这两级组织真心为群众办事的态度，看到他们工作效率极高的务实作风。在那个不通汽车，连自行车都稀缺的年代，去上十里的公社办事，路途可能都要耗掉大半天，申请人6月14日递交申请，6月16日大队、公社二级及时签上证明，甚至公社领导也在第一时间向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县财政局专门电话请示，县财政局也在6月16日答复同意。一顿党员干部爱民如子，满腔热血为民服务的形象跃然纸

上。忠诚和信仰永远不是抽象概念，它是一种高尚品质。“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这份褪色的申请书褪不去的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精神，沉稳的精神力量，永远激励着后来者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地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